

Alessandro Baricco

[意] 亚历山德罗·巴瑞科 著

倪安宇 译

城市 Il City



Alessandro Baricco

[意] 亚历山德罗·巴瑞科 著

倪安宇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意)亚历山德罗·巴瑞科著;倪安宇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1

ISBN 978-7-5321-3695-7

I. ①城… II. ①亚…②倪… III. ①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8638 号

CITY

Copyright©R.C.S.Libris S.p.A,Milano,1999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中文简体版译本由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07-823 号

出品人:陈征

责任编辑:海力洪

封面设计:丁威静

城 市

(意)亚历山德罗·巴瑞科 著

倪安宇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240,000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695-7/I · 2826 定价:26.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19

一千零一个城市(译序)

倪安宇

“CRB 出版社,您好。”

“好,迪西到了吗?”

“谁?”

“喔,还没到……”

“这里是 CRB 出版社,先生。”

“我知道。”

“您大概打错了。”

“没有,没有,没关系,您听我说……”

费时三年完成,为巴瑞科长篇小说《城市》揭开序幕的是一通电话。没错,向来“不肯”透露故事明确时空背景的巴瑞科不仅来到现代,而且还告诉你地点在哪里:城市。

城市,可以是任何一个城市,或者说,巴瑞科只给了我们一个城市的骨架,然后放入人物如同道路,放入故事如同社区。有人是不通的廊底路,至死都在原处打转,有人游走整个城市,穿梭连接不同的社区。这就是城市。

城市中道路各有姿态,有的道路始终平行没有交集,有的交会刹那随即各去一方,他们是天才儿童顾尔德、保姆夏姿、星期四免费理发的

理发师、巨人、哑巴、足球球员、大学教授、还有将军。人物，道路。上路吧！

城市里面有不同的社区，巴瑞科承袭以往的风格，在一个故事里面总要穿插其他故事：顾尔德跟他的两个朋友以拳赛现场实况广播的方式，你一言我一语的说了个拳击故事，是律师之子迈向世界拳王宝座的历程；夏姿负责说的是西部故事。西部？是的，那是巴瑞科多年的梦想，他最崇拜的意大利导演是拍了《荒野大镖客》的塞久·雷翁内（Sergio Leone），夏姿这个特立独行的女生铺陈了看似各自独立的西部故事数则，受诅咒的风中小镇、妓女、神枪手、淘金、悬案。最后一场枪战仿佛电影分镜表，向大师雷翁内致敬。

不过，拳击和西部这两个应该是快节奏的桥段却出奇地抒情，宛如银幕上的慢动作画面，那是在现代都会人心中上演的乡愁，是对赤裸裸对决的擂台，生死决定于瞬间的风沙小镇的向往。

《城市》其实是一幅城市鸟瞰图，从卫星监看着地面的活动，不定点格放，绕着轨道巡一圈回来，虽然遗漏了某些片段，但不妨碍接下去看。没有高潮迭起的剧情，没有明确的时间与场景，对巴瑞科来说一本好书就是一幅风景，不必线性前进，只需要找到一棵树坐下来，望着四周景色开始幻想。重要的不是解释这个世界，而是不解释。

意大利中生代作家将意大利传统的心理—心理分析式小说正式束诸高阁，小说中的人物不再负责思考，但负责观看。事实上今天的读者是在电视、漫画、电影等影像世界中成长的，巴瑞科深谙“话中有画”之道。毕业论文《书写、记忆、诠释：谈阿多诺美学理论》的指导老师是意大利哲学大师瓦提摩（Gianni Vattimo），之后巴瑞科在广告公司担任文案，在报纸上写音乐评论，九三年主持电视音乐节目，成功地让歌剧摆脱“高调”形象，与大众结合，九四年再主持读书节目，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

但在二〇〇〇年《城市》出版前，向来是媒体宠儿的巴瑞科却一反

常态拒绝所有传统的宣传活动,选择网络发表了唯一一篇宣言。他后来在网络聊天室跟读者说:“我觉得我们做的要比说的来得有意义,因为那才是真的,说话很容易天马行空。”巴瑞科的努力沉默,让人想起柯林伊斯威特的寡言,关于这点,他让书中的蒙德里安教授以知识分子理应沉默为题,发表了一篇“论文”:《论知识分子的正直》。

“当你在表达想法的时候会给它一个原本并不存在的秩序。你总得让它一致,简单扼要,别人也能理解。如果你只是在脑袋里面想,那么想法还能维持它美好的混乱本质。可是当你想要表达想法的时候,就开始删删减减,整理大纲,简化这里修剪那里,将一切排序,好让它有个逻辑。你花点功夫,然后你就能让其他人理解。一开始你想把事情做好,尽量不要丢掉太多东西,努力把脑袋里面所有那些想法都保留下来。你很努力。问题是其他人不给你时间,一直逼你。……于是你绞尽脑汁想要把这个想法变成无懈可击的机器,只是你越成功就越感觉不到你自己在做什么,你在那一刻究竟在做什么,你以惊人的速度,跟你最初的想法一点一点失去联络,远离那美好的无限的混乱直觉。”

为了保持沉默,巴瑞科宁愿跟着巡回剧场到穷乡僻壤的广场上朗诵伊利亚特史诗,埋首投入他的网络写作学校 Holdenlab,也不愿意接受采访,因为“能否保持缄默……能否缺席,事关一个人的正直”。只是,完全消失的“缺席”,做得到吗?

《愤怒的城堡》的火车,《海上的钢琴师》的轮船,《丝》的马车,巴瑞科一直企图离开,走远。这次《城市》计划驾拖车环游世界,然而曲未终人已散,流浪梦未能实现是因为作者舍不得离开(不够正直?),还是因为在城市中漂泊,在亦如同不在?

沉默。

序 幕

“柯劳塞先生，您要让马蜜·珍死吗？”

“叫他们都去下地狱。”

“这是要死还是不要死？”

“您说呢？”

一九八七年十月，CRB 出版社——二十二年来将神奇人物巴龙·麦可冒险经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出版社——决定要让读者投票表决是否该让马蜜·珍功成身退。巴龙·麦可是一位盲眼英雄，白天当牙医，入夜后则借助于他唾液的神奇力量打击恶势力。马蜜·珍是他母亲。读者对他母亲大多情有独钟：她是白人，有搜集印第安人头皮的怪癖，晚上则在全是黑人的蓝调乐团中担任贝斯手演出。让她毙命的想法是 CRB 的行销主任提出来的，这位行销主任生性平和，唯一的嗜好是电动小火车。他认为巴龙·麦可已经穷途末路了，需要新的卖点。母亲的死——在逃避患有妄想症的铁道工追逐时遭火车碾毙——会让麦可心中充满恨与伤痛，更接近他的读者群。这想法很愚蠢。不过巴龙·麦可的读者也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一九八七年十月，CRB 腾出了三楼的一间房间，由八位小姐负责接听电话，汇集读者意见。向读者发出的问题是：要让马蜜·珍死吗？

这八位小姐之中四个是 CRB 的职员，两个是社会福利局派来的，

一个是社长的孙女。还有一个是从坡蒙纳来的，三十来岁，因为参加电台猜奖游戏回答问题正确（“巴龙·麦可生平最讨厌做什么事？”“植牙。”），赢得了一纸三个月的工作合约。她总是带着一台小录音机，偶尔会录些东西。

她叫夏姿·雪儿。

在进行票选的第十二天的上午十点四十五分——支持马蜜·珍死的有六十四票，反对票三十票（另有百分之六的人认为他们大家应该滚他妈的蛋，而且还打电话来表达这项意见）——夏姿·雪儿听到第二十一通电话响起，在面前的表格写下二十一之后，她接起了电话。对话如下。

“CRB 出版社，您好。”

“好，迪西到了吗？”

“谁？”

“喔，还没到……”

“这里是 CRB 出版社，先生。”

“我知道。”

“您大概打错了。”

“没有，没有，没关系，您听我说……”

“先生……”

“什么事？”

“这里是 CRB 出版社，正在进行读者票选‘要不要让马蜜·珍死？’活动。”

“谢谢，我晓得。”

“那么可以告诉我您尊姓大名吗？”

“我叫什么不重要……”

“您必须告诉我，规定如此。”

“好吧……顾尔德……我叫顾尔德。”

“顾尔德先生。”

“对，顾尔德先生，现在我可以……”

“要不要让马蜜·珍死？”

“什么？”

“请您告诉我您的选择……要让马蜜·珍死还是不要？”

“天啊……”

“马蜜·珍是谁您知道吧？”

“我当然知道，不过……”

“对不起，您只要告诉我到底……”

“可不可以听我说一句话？”

“当然可以。”

“好，拜托，看一下四周。”

“我吗？”

“对。”

“看这里？”

“对，看您那里，帮个忙。”

“好，我在看。”

“您那边有没有一个光头小子，牵着一个头块很大，非常大的巨人，脚上一双大皮鞋，穿着绿色外套？”

“没有，没看到。”

“确定？”

“对，我确定。”

“很好。这表示他们还没到。”

“欸，还没。”

“很好，我要让您知道一件事。”

“喔？”

“那两个家伙不是坏人。”

“不是吗？”

“不是。他们两个到的时候会把你们那里砸烂，说不定会拿起您

的电话,用电话线勒住您的脖子之类的,可是他们两个不坏,真的,只是……”

“顾尔德先生……”

“嗯?”

“您不介意告诉我您几岁吧?”

“十三岁。”

“十三岁?”

“十二……老实说是十二岁。”

“顾尔德,你听好,你妈妈在不在?”

“我妈妈四年前就死了,现在我跟一个专门研究鱼,还有鱼的习惯的教授一起住,就是所谓生态学家啦。”

“很遗憾。”

“没什么好遗憾的,人生就是如此,无能为力。”

“真的?”

“真的呀,您不信?”

“信……我信……我也不知道。我想应该如此吧。”

“不幸就是如此。”

“你真的十二岁?”

“明天就满十三了,明天喔。”

“太棒了。”

“太棒了。”

“生日快乐,顾尔德。”

“谢谢。”

“满十三岁会很棒喔。”

“希望如此。”

“祝福你,真的。”

“谢谢。”

“你父亲不在身边吗?”

“不在，在工作。”

“喔。”

“我父亲在军中上班。”

“真棒。”

“您怎么什么事都觉得很棒？”

“啊？”

“您怎么什么事都觉得很棒？”

“嗯……应该是吧。”

“真棒。”

“嗯……我常常这样。”

“那很幸福啊。”

“就连很奇怪的地方也是这样。”

“我觉得那应该是一种幸福，真的。”

“有一次我进到一间速食店，在国道十六号，刚出城没多远，我停了车进去开始排队，柜台服务的是一个越南人，什么都听不懂，队伍卡着动不了，顾客点汉堡，他说什么？或许是他第一天上工，我不知道，我就开始打量速食店，店内有五六张桌子，大家都在吃东西，不同的脸孔，每个人面前都有不同的东西，三明治、薄饼夹肉、辣椒酱，大家都在吃，每个人都打扮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早上起床选了要穿的衣服，红色衬衫，束胸洋装，正是自己想要的，那一刻在那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过去和未来，那一刻正好路过那里，明天则一切从头，蓝色衬衫，长洋装，那个一口玉米牙的金发姑娘的母亲八成正在某家医院做什么血液检查，而她那一刻在那里，一边把比较焦黄的薯条挑出来，一边看着靠在很像油泵的盐罐上的报纸，有个家伙一身棒球装，肯定好几年没进棒球场了，带着他儿子，一个小男生，那家伙一直拍他儿子的后脑勺，每次小男生才把棒球帽戴好，他爸爸就嗒，又一巴掌，这一切跟吃饭同时进行，墙上挂着一台电视，没开，马路上传来轰隆隆的噪音，角落里有两个一身灰色，打扮入时的男人，其中一个看得出来在哭，很荒谬，他对着面前的

牛排和马铃薯无声哭泣,另外那个无动于衷,面前也有一块牛排,只是吃,忽然间他站起来到隔壁桌拿了一瓶番茄酱,回到座位上倒了一点番茄酱在另外那个人的盘子里,小心翼翼地怕弄脏灰色衣服,跟哭的那人嘟囔了几句,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盖好瓶盖后又继续吃,他们在角落,其他一切围绕在外,地上一坨踩烂的桑椹冰淇淋,厕所门上挂的牌子说暂停使用,我看着这一切,明明只能说真恶心,恶心到觉得伤心,然而奇怪的是我排着队,那个越南人依旧半句听不懂,我却在心里想真妙,甚至有点想笑,这一切可真妙,一切的一切,包括地上被人踩烂的仅剩的残渣,包括最后一方油渍渍的餐巾,不知道为什么,只知道那是真的,一切是那么该死的美妙。很荒谬,对不对?”

“很奇怪。”

“我都不好意思说。”

“为什么?”

“不知道……一般,大家不会说这一类的事情……”

“我很爱听。”

“不会吧……”

“真的,尤其是番茄酱那一段……”

“那个人拿了番茄酱倒了一些给另外那个人……”

“对啊。”

“一身灰色。”

“真好笑。”

“对啊。”

“对啊。”

“顾尔德?”

“啊。”

“我很高兴你打电话来。”

“喂,等一下……”

“我还在。”

“你叫什么名字？”

“夏姿。”

“夏姿。”

“我叫夏姿·雪儿。”

“夏姿·雪儿。”

“对。”

“你那里现在没有人用电话线勒你的脖子吧？”

“没有。”

“你要记得喔，如果有人来，他们不是坏人。”

“不会有人来的。”

“别不相信，他们会来的。”

“顾尔德，他们要来做什么？”

“迪西是马蜜·珍迷。他身高两米四七。”

“真棒。”

“那可不一定，他很生气的时候一点都不棒。”

“他现在很生气吗？”

“换成是你也会很生气，马蜜·珍是他的梦寐以求的母亲，居然要票选决定是不是把她干掉。”

“只是票选而已，顾尔德。”

“迪西说这都是骗人的，他们几个月前就决定要置她于死地了，这么做只是为了面子。”

“说不定他错了。”

“迪西不会错的。他是巨人。”

“多巨大？”

“很大。”

“我曾经跟一个不用踮脚就可以灌篮的家伙在一起。”

“真的？”

“可是他的工作是电影院的收票员。”

“你爱他吗？”

“顾尔德，你怎么这么问？”

“是你说跟他在一起的。”

“我们是在一起。在一起二十二天。”

“后来呢？”

“后来……事情有点复杂，懂吗？”

“嗯……对迪西来说事情也有点复杂。”

“是这样。”

“他爸爸花了好多钱为他量身盖了一间浴室。”

“我说啦，事情有点复杂。”

“就是嘛。迪西要去塔通上学的时候，早上到那里……”

“顾尔德？”

“嗯？”

“顾尔德，你等一下。”

“好。”

“别挂。”

“好。”

夏姿·雪儿把电话切到等候状态，然后望向站在她桌前盯着她看的男士。他是发展行销部的主任，贝勒包墨先生，那种会用嘴叼着眼镜腿的人。

“贝勒包墨先生，有事吗？”

贝勒包墨先生清了清喉咙。

“小姐，您刚才说到巨人。”

“没错。”

“您这通电话讲了十二分钟，在聊巨人。”

“十二分钟？”

“昨天您跟一位证券经纪人扯了二十七分钟，最后他还向您求婚。”

“他不知道马蜜·珍是谁,我只好……”

“前天您讲电话讲了一个小时又十一分钟,帮一个该死的小鬼改作业,结果他的答案是:为什么不让巴龙·麦可死呢?”

“其实也可以是一个思考方向。”

“小姐,那个电话是 CRB 的,我们请您来是为了说那句:要不要让马蜜·珍死?”

“我会尽力。”

“我也是。所以雪儿小姐,您被开除了。”

“什么?”

“我不得不把您开除,小姐。”

“您是说真的?”

“很遗憾。”

“……”

“……”

“……”

“……”

“贝勒包墨先生?”

“请说。”

“您不介意我把这通电话讲完吧?”

“哪一通?”

“这通啊,有个小男孩还在线上等。”

“……”

“……”

“讲完吧。”

“谢谢。”

“不客气。”

“顾尔德?”

“喂?”

“顾尔德，我得挂电话了。”

“好。”

“他们刚把我给开除了。”

“太棒了。”

“我不知道棒不棒。”

“这样他们就不会勒死你了。”

“谁？”

“迪西还有彭莫让。”

“那个巨人？”

“巨人是迪西。彭莫让是另外一个，光头，而且是哑巴。”

“彭莫让。”

“对，他是哑巴，不会说话。他听得到但不说话。”

“门房会把他们拦下来。”

“那两个家伙是拦不住的。”

“顾尔德？”

“嗯。”

“要不要让马蜜·珍死？”

“叫他们滚他妈的蛋。”

“我写‘我不知道’，行了吧。”

“夏姿，我问你一件事好不好？”

“我得挂电话了。”

“就一件事。”

“你说吧。”

“那个地方，那个速食店……”

“怎样……”

“我在想……那个地方应该还不赖……”

“是啊……”

“我在想可以去那里过生日。”

“什么意思?”

“明天……是我的生日……大家可以去那里吃饭,说不定那两个穿灰衣服的,倒番茄酱的人也在。”

“顾尔德,这个想法有点怪。”

“你,我,迪西还有彭莫让。我请客。”

“我不知道。”

“我保证,一定很棒。”

“或许吧。”

“85567418。”

“这是什么?”

“我的电话号码,你可以打电话给我啊,好不好?”

“你不太像十三岁。”

“我要明天才满十三岁。”

“对喔。”

“那就说定了。”

“好。”

“说定了。”

“顾尔德?”

“啊?”

“再见。”

“夏姿,再见。”

“再见。”

夏姿·雪儿按下蓝键,挂断电话。花了一点时间把她的东西收到皮包里,一个上面写着不要让涂了指甲油的脚趾践踏我们的地球的黄色皮包。收起了有华德·迪士尼和伊娃·百灵照片的相框。还有那个她随身携带,偶尔会录些东西进去的小录音机。另外七个小姐看着她,无言,电话声兀自响着,可左右马蜜·珍命运的宝贵意见不得其门而入。夏姿·雪儿脱下球鞋换上高跟鞋,开始说话。